香溪集

香溪先生文集序

士君子之蘊負經奇而不遇於時者迸迸老死巖穴名湮沒而不稱此漢太史所以深致惜於伯夷之傳者也嗚呼吾宗有香溪處士金公以英銳不羣之姿生詩禮相襲之庭知能夙著步驟不凡自妙齡以來已有盧前之譽而涉百家之波瀾漱六藝之芳潤出而需世若可以有爲而竟値磨蝎之命不免楚璞之見刖則依出處說以見素志而浩然歸臥於百源書塾以陋巷簞瓢之樂桐江一絲之節自勉又與鄭淸河岐胤辛洸馬夢參宋松風之栻諸名勝相從託爲

歲寒契視世間芬華盖冐如也其篤於彝倫則親厨志物之養不懈於終始苫廬瞿梅之容有辭於遠近其嚴於操執則以樂行憂道爲出處之大防以忘義徇利爲取與之大戒嘗書揭敬義二字以爲日用常目之資此皆蘆翁純滚之餘訓而公之所勉勉服膺者也不賢而能之乎當日咳唾之藏在巾箱有足以垂傳於後而家世不幸融風屢及所餘不過鐵華之毫甚然使善讀者觀之亦必有讀其書而論其世者矣噫公之後孫甞鏞命鎬等將鋟繡而圖久遠使其嗣孫仁楦後孫夏鏞跋涉四百里賫遺卷示余因請

弁其首撰以同源之誼有不敢辭者姑書一言于卷端以寓曠世之感云

宗後學前行義禁府都事金道和謹序

香溪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卷之二

書

策

記

香溪先生文集目錄

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五七言

至後

冬至陽生後天心次第新山容猶帶雪梅意好迎春

秋夜吟

天心霽月明水面曉風淸此間淸意味學得邵先生

雪後

雪後靑山路疎松亂石中蹇驢驕不進流眺興無窮

川內

老石層層立晴川袞袞流夕陽無限興白鳥一雙浮

道中吟

大凡路百里今來九十里假使止不行那得致百里

丹丘道中憶裴美哉 庚戌

征驂乍駐碧溪灣山鳥一聲夕照殘忽憶吾兄湖外去計程今日過金山

敬書先世榜目後

吾祖當年托世臣盤松喬木近要津落下嶠南餘舊榜雲仍何日踵前塵

舉男有感 庚午

吾家多積善餘慶政綿綿三十始生子青氈幸有傳

九曲道中吟

遠上寒山懶著鞭羊腸傾仄馬蹄穿山靈有意收重霧谷鳥無心掠暮煙短草離離秋澗外長松落落雪天邊嗟余多病由來久欲問君平欠百錢

謾興

香溪溪水水西東草自青青花自紅回首乾坤知者少一竿閑拂夕陽風

和權慶如 萬頤

柴扉晝掩草茸茸病客難隨墨客蹤初秋辜負同舟

願爲待江山十月冬

與權慶如共酬二首

藥圃須春雨椒盤剩夕露志士多慷慨還憐歲月悠

草廬高臥養沉痾門外久無車馬過世人誰識凌雲

賦郢客長吟白雪歌

贈姜從兄景叔 徵夏

病裏誰尋我慇懃獨有兄相逢冬日語久阻昔年情

浪詠詩三首閑傾酒一觥莫將歸意促際見春風生

挽許文 時呂

喚鵝亭畔昔承誨靈鷲山前更詠詩萬事卽今嗟已

矣九原難作更誰依

有感

古來人事有窮通通則必窮窮則通誰識八句窮困
處更教三十五年通

偶吟二首

劒號娟姸信不誣英雄到此竟迷途常欽岳將腸如
鐵能得當年却美姝

人生行事貴知非往者難追來可追景仰金公心似
石娼門斬馬血流絲

卽事

千疇麥秀雨偏宜萬樹桑柔靄亦奇可採可農隨地
樂乾坤追此孰能知

無題

高臥江湖十二秋時來起坐意悠悠胷中無抱經綸
策敢與蒼生共樂憂

排悶

皇天生我以男子半世如何老丈夫天掛崇禎前日
月至今西望一長吁

與李春長 光農 姜聖希 尚齊 共吟

赤葉黃花九月秋沙明石白暮江頭數篇風月閒吟

了悅若同登李郭舟

題聾叟堂

舉世皆聰我獨聾先生非是老而聾嫌聞得失人間
事故養沉痾自號聾

安分

人間萬事摠由天富貴功名在彼天浮世窮通何足
道但當修己一聽天

感興

少年豪氣燁如虹人不虛生宇宙中忠孝元來男子
事居然三十一春風

堂前花竹

寒雪耶無竹新春況有花草堂幽趣足閑坐賞年華

晏起

臥穩起常慵東窓日已紅門前無俗客山鳥語春風

立春

臘月今朝去春風此日吹乾坤陽德滿江海雪威微
窓外新梅發盤中細菜緋平生今始覺三十一年非

冬夜二首

雪滿江山水滿塘一般淸意出尋常庭前更有靑天
月時送流光入酒觴

江天如洗月如盤獵獵剛風陣陣寒閒坐吟詩眠不得窓前踈竹碧琅玕

偶吟

臥龍當日臥南陽瀟灑江山一草堂抱膝長吟梁甫曲誰知才格出凡常

無題

明金生一水好纖出三峯天地洪爐裏做來北伐鋒

偶題二首

少年多病臥江湖中夜挑燈一歎吁袖裏奈無經濟策任佗諸子顯唐虞

肥馬輕裘過我門堂堂氣勢一何尊從知此輩非吾友惟有松筠滿後園

奉贈宋 之昌

傘樹蘆坡十里程思君不見月虧盈前溪風景晴偏好詩酒何妨和弟兄

贈宋久之 之恒

靜中氣味問何如兩地音書數月疎却把瀫情授木果慇懃更望報瓊琚

别鄭汝裕 榮來

飄泊佗鄉久未歸送君岐路倍依依不知何日還相

見莫待前溪柳絮飛

即事

山自嵯峨水自流此間淸興倍悠悠佳辰政屬三春
暮携酒何人辨勝遊

贈文吉彦 命迪

客裏忽承專价問弟兄情義最相敦一場談笑非無
願其奈沉痾不出門

自笑

閉戶坐終日還如泥塑人元非求道者自是養生身

寒食後一日

令節淸明後春風三月天庭梧靑半老溪柳綠初連牧笛龍巖外漁歌蛤浦邊閒居多少興收拾寫新篇

蘆坡

龍巖之上有蘆坡山下孤村八九家數點高峯屛似擁一溪流水鏡新磨丘園臘雪孤松秀天地春風萬樹花閒坐草堂無箇事手披黃卷自吟哦

春雨

冥冥春日雨處處百花生造化元無跡神功豈有聲煙凝三峽暮雲卷萬山明却把商霖意回看漢水城

題文溪精舍

文溪溪上絕塵埃瀟灑高堂特地開山雲何意連還斷水鳥無心去又來

玉溪道中吟

勝日騎驢向玉溪雨餘山路半成泥春光早入溪邊柳裊裊烟絲十里堤

壬申元日

歲去沉痾去年新德業新平生全一樂堂上侍雙親

除夜

燃燈仍守歲相對兩三人今夜猶餘臘明朝又是春香梅新意思寒竹舊精神爲獻高堂壽金盃定幾巡

溪上

芳草堤邊放二牛白沙汀畔立雙鷗閒來相對坐終日山自蒼蒼水自流

偶吟

浮世窮通自有時男兒伸屈任天爲平生謾讀凌雲賦得遇楊君也始知

初冬

天地三秋盡江湖十月來最憐東嶺上松柏自崔嵬

雨晴

前宵大野雨初晴雲捲中天月色明夢罷草堂驚起

坐窓前流水有新聲

夜坐得昇字

中宵獨坐對殘燈半世行裝淡若僧開戶長吟詩未就碧天雲散月輪昇

雞鳴

三更燭盡夢初驚喔喔晨雞處處鳴等閒識得無窮趣曙色天光一味清

懷再從兄弟

品村當日成佳會兄弟怡怡四五人談古談今多感慨論心論事去畦畛辞浮我向蘆溪上蓬轉君歸洛

水濱兩地相思不相見月明時夜夢空頻

仲冬寒夜

獵獵寒風緊瀌瀌積雪凝窓間人獨宿布被冷如冰

挽河子貞

風塵識面自聿冬半世知音等伯鍾四十光陰驚一夢茫茫天意問無從

挽權慶如

屈指論交三十春惟君於我最相親可憐一夜文星晦每到書帷哭鬼神

挽柳元卿 孫

十五年前早許知騷壇槐市兩追隨幽明此日嗟何及迸淚幽吟撿贈詩

暮春卽事二首

天晴雲淡日遲遲柳綠花明物色宜焉得冠童人六七風乎溪上詠而歸
邇來三月雨霏霏一派香川萬里歸漁人卷網空回首淺底游魚自在肥

暮春二首

溪柳繞西東巖花間白紅最憐當日午魚躍碧波中
江山三月時紅綠政相宜天地風霜後方知松柏姿

輓再從叔 八政

公是吾宗叔父尊平生敦睦出天眞前秋一別成長訣獨立蒼茫淚滿巾

挽族兄 益鳴

邇來無事不悲傷已矣吾兄今奈亾頭髮垂絲鸞影隻老天無語但蒼蒼

挽宋汝文 之熀

情義相親四十秋愛君符彩出凡流封侯未遂身先死夜夜寃虹徹斗牛

樂圃吟

平生懷遠志擬折桂枝花半夏身多病當爐煑薄荷

演雅

驥凌千里步鶴唳九皐聲紛紛多雀燕誰復識鴻情

謝都紀而 萬綱 鄭汝起 榮振 見訪

僻巷誰相問柴門晝不開傳呼數騎至驚喜二人來
市遠無兼味家貧只舊醅從知良會少歸旆莫須催

挽鄭天遠 重漢

世誼交情兩得宜一般花燭細吟詩可憐玉樹先秋
折末路知音更有誰

秋夜

書窓大夢回中夜起徘徊月白三更晝風鳴萬壑雷
高歌蘇子賦滿酌菊花盃男子平生志狂歌宇宙恢

苦雨

秋風九月雨冥冥竟日通霄又徹明稻田水滿山田
破村巷傳呼穀角生

喜晴

雲收霧卷雨初晴日出風吹天更淸舊病欲蘇豪興
發蘆花岸上杖藜行

懷裴美哉

節序三秋暮風光九月時相思人不見何日是佳期

對黃花有感

伊昔黃花下傳盃樂事多今來爲陳迹獨立意如何

挽辛內兄舜夫

吾兄長我一年春童穉相隨意益親詞賦已聞金擲地風儀爭道玉爲人仁而不壽天何負身後無兒理莫伸 缺

偶吟

日暮江村門掩柴閒中誰與細論懷瑤琴彈罷復長嘯我獨爲醒衆醉皆

病中吟

一身長抱病一心自無病借問病在身何如心有病

中夜

十里江村午夜天一輪明月滿前川此間眞趣無人會浪詠新詩氣浩然

詠菊二首

數叢黃菊獨凌霜一任東籬自在芳靜裏淸香渾未識何人採取薦君王

種菊東籬雨露和九秋霜後吐黃花淸香正色無人識安得金盤進漢家

謾題

天地東南有一儒平生所願學程朱直將底事消長日案上詩書壁上圖

松

落落長松秀古槎蒼髯赤甲澗之阿後凋貞節無人識安得扶顚拄大家

梅

一種移來漢水涯先春消息壯元花冰姿玉質無人識傲雪凌霜自一家

奉呈李丈

佳辰政屬暮春初江有游魚山有蔬把酒吟詩幽趣

足桃花如錦滿庭除

奉贈鄭同知 繼業

行年九十尚童顔日日騎驢任往還若使秦皇聞此老求仙不必向三山

睡起

大夢初驚日過中落花芳草水西東柴扉晝掩無人到靜對琴書興不窮

懷友

浮雲捲盡雨初晴處處流鶯喚友聲晝掩柴扉人不到臥看江上數峯青

謹次邵堯夫首尾吟

達夫非是愛吟詩詩是達夫排悶時固有命焉無可柰是皆天也復奚疑閒中事業書千卷靜裏生涯酒一巵富貴不淫貪賤樂達夫非是愛吟詩

有感

塵世紛紛一号中朝廷擾擾幾西東有人來問功名事笑指浮雲過太空

和姜敬元 啓嘉

抱病幽來歲幾周旅窓今日不勝愁故人惟有吾君在白雪陽春共唱酬

贈姜敬元

病客佗鄉久未歸送君今日倍依依聊知別後相思
苦一札須憑白鴈飛

贈劉伯源

休說當年扁與華如君妙術足堪誇好是胷藏醫國
說壽民佗日孰能加

次成士輝 世珩

客裏逢君話漳濱解我愁今秋攜手約共著採蓮舟

贈丹邱李葆國

鏡湖形勝地攜手坐來遲今朝還作別何日是佳期

贈別文吉彦 命迪

聚散無期各後先送兄今日倍依然分明兩地相思苦尺素須憑鴈使傳

新秋還家吟

夏日長爲客秋風今始歸雙親欣撫背穉子笑牽衣

仲秋在生林

病裏長爲客思親耿不眠遥知今夜月應知草堂前

山亭

當日山陰地羣賢集此亭至今脩竹在依舊數枝青

題心經後二首

病客坐終日何曾見故人心經一部上尚友西山眞

邇來無日不閒閒靜對心經兩卷間喚得惺惺做將去怳如親接聖賢顔

謝許京遠鎬來訪

客中多病已經旬門外何曾見一人賴有殷勤吾友在遠來相訪鏡湖濱

答許京遠

君子從來器以藏直須緩戀不須忙閒中識得乾坤意半夜雷聲動一陽

和許京遠

把酒鏡湖邊論心歲暮天看君多傑句才調出塵緣

贈許京遠

天地東南一丈夫平生行事不含胡草廬高臥無人識梁甫吟成浩浩乎

林谷林公 貞栻 遷葬時挽詞 庚寅

嗟余末學不同時恨未摳衣親炙之三世淵源尋正脉百年公議啓崇祠生前顯秩 恩榮重身後多賢福慶綏臘雪寒風移窆禮愧違綿酒且無辭

香溪三首

爲愛前溪號以香沙瓊石玉水洋洋潑源香積峯前

出正脉龍門去路長
爲愛池塘號以香且看蓮藕政芬芳天光雲影徘徊
處一鑑源頭活水長
爲愛寒泉號以香汲來淸冽可堪湘如今井渫誰能
識誦罷羲經心惻傷

贈李措大 時敏

山陰李措大文筆兩兼之客裏論詩日閒中講學時
與君聊作友而我豈云師但願孳孳勗須從孝弟爲

釜谷阻雪二首

一夜寒風送雪來千山萬水玉成堆無端留却思歸

客造物如今謾好猜

積雪紛紛沒馬蹄北風號怒夕陽西憑君莫話青泥坂十里黃山歸路迷

無題

衆人皆醉我獨醒三十年來底事成熊虎難逢周后獵峨洋未入子期聽卽今天地歸胡虜何處山河覔大明壯憤時時掩不得笑看腰下有青萍

和人

天生吾輩豈林泉擬作商舟利濟川大夢不知天路遠有時飛到五雲邊

馬上口呼

十里江山芳草堤千層躑躅映前蹊歸來信馬吟肩
聳細雨初晴白日西

謾成

天下之東嶺以南數間茆屋臥何男直將底事消長
日杜律韓文卷二三

三水亭

三水中分白鷺汀蘆坡形勝此高亭新詩吟罷歸來
晩欸乃聲中山水青

賞梅

香溪溪上數枝梅瓊蕚氷英爛熳開晚起綺窓消息問風霜高節獨徘徊

卽事

庭前芳草綠初齊窓外春禽自在啼俗客不來塵事少呼兒覔紙一詩題

香溪

香溪袞袞自東流天影徘徊雲影浮獨立源頭尋活水道人肯學少年遊

雨夜

舊病逢春尚不平偏知遊物惱吾生三更枕上頻驚

夢牕外蕭蕭風雨聲

溪上

三春多病後四月雨晴時步出長堤上行尋流水湄
游魚閒潑潑白鳥自飛飛夕陽無限好遊客却忘歸

偶吟

雨餘庭院淨無埃日午柴扉也不開最是多情堂上
鷰隨風飛去又飛來

觀書有感三首

西施當日笑顰宜玉質花容天下稀不潔蒙來人掩
鼻還羞醜女浴新衣

掘井當年不及泉書窓今日更誰從還將一簣起平地立志須同古聖賢

舜何人也我何人天賦當年性則均莫言氣稟殊淸濁爲善孜孜日日新

關王廟

生平我愛壽亭公節義精忠萬古崇志勞匡復身先逝烈士千秋淚滿胷

挽宋望之 之望

公是吾兄吾是弟相將情義幾怡怡柳川堂上吟詩日香水溪邊把酒時方謂百年長若此那知一夕至

於斯哀詞題寄猶堪慰槐葉成陰鬱滿枝

謝鄭汝起來訪二首 壬午

有客翩翩來剝啄草堂夢罷日遲遲相逢樽酒論襟處三月東風景物奇

占得煙霞第一區羣峯屛擁水彎流好風吹送知時雨莫動征鞭盡日留

留鄭汝起

勸君繾綣不須忙山暗雲沉雨意長況是西湖秋景好數枝山桂滿庭香

挽鄭文 㓒

丈老今誰在夫公又九原平生存款曲半世臥田園連譜情仍厚同鄉義更敦題詞還可慰餘慶裕諸孫

次許定遠 錠 浮雲蔽月吟

頑雲漠漠掩初月玉宇沉沉色有無須臾雲散月還出驚起沙頭點點鳧

雷龍亭與李達長 顯震 許定遠共吟二首

景仰吾夫子藏修此一亭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萬古名猶在千年道自明偶然今日會佳節屬時亨

故院成佳會追隨集此亭青山朝暮色流水古今聲風起雲初散天晴日轉明龍門餘韻在吾道自玆亨

山天齋與李達長許定遠共吟

山中天猶在君子以成功畜德追前往潛心究始終直方存敬義用舍任窮通一理今猶古何人更擴充

排悶

人間不朽有其三道德文章事業兼五十年來未能一背燈無語獨懷慙

無題

泥沙蟠臥龍犢犍來相笑佗日乘風雲誰知變化妙

雨後桃花

山牕清曉睡初驚三月桃花香滿庭知是夜來風雨

裏數枝殘萼任飄零

暮春卽事

三月東風樹樹花無邊光景一時多十里湖山人自
得樵歌歌了又漁歌

呈鄭淸河 岐胤

昔我先君交有道與公情義最殷勤從來景仰瞻星
斗此地追陪披霧雲淸誨諄諄連數夜離懷脉脉對
斜曛雨餘山路多泥濘須愼歸程信馬云

次鄭淸河觀水吟

瀯瀯澄波寶鑑明源源流過雷龍舍無窮道體亦如

斯君子法之窮晝夜

病起

衛武九旬猶自警蘧公五十始知非多病餘生今有得孜孜要與聖同歸

挽宋之昌

燀赫家聲孝友存風流文彩一時尊方期驥步凌千里豈料驪珠沒九原羅隱未消齎志恨溫生空返望鄉魂庭前手植三槐樹餘慶佗年在後昆

謝愼汝膺命翊來訪癸未

病裏誰尋我情親獨有君草堂秋日晩把酒細論文

偶吟

丈夫心事丈夫知大酌深盃自詠詩孔孟千秋吾道遠致君堯舜復誰爲

挽宋戚叔 廷恭

先行零落更誰存俛仰之間舊跡陳孝友處家吾謂學溫醇接物衆稱仁八旬享壽寧非報諸子盈庭摠有因風樹餘生偏起感題詞此日淚滿巾

題張翰歸江東圖

一葉扁舟遠千秋短幅中蓴鱸今正美誰復向江東

謝愼汝膺見訪 甲申

前夏曾來訪今春又遠尋挑燈深夜坐摠是故人心

謾興

一竿閒釣五溪魚白髮星星四十餘回首西方猶有待不知心事竟何如

輓李丈 晬邦

年來先輩凋零盡此日那堪又哭公款曲少無今世意眞醇多有古人風驥蹄未展身虛老鶴馭還催跡已空拭淚題詞猶可慰數枝蘭葉滿庭中

挽郭上舍 適

禮谷梅軒德望尊惟公能業稱家孫名登蓮榜承前

烈庭玆蘭芽裕後昆再從弟兄情最篤一場師友義彌敦卽今已矣將何托泣血餘生更斷魂

和李達長

伏枕呻吟老病何久違淸範夢思多會待江山風月好一場携手聽詩歌

登亭

古亭高出世人間亭下水流亭上山臨水對山終日坐悠然便覺此心閒

龕店寓中三首 乙酉

晩投山下店斗屋僅容身虎嘯驚侵夜鷄鳴喜報晨

崎嶇惟有路寂寞更無憐却怕漁舟入桃花不放春
時人既絶我我亦絶時人遁入深山裏歸來流水濱
詩書資計活藥石養精神閉戶春眠足依然太古民
山下孤村細雨餘柴扉晝掩俗人踈僑居盡日無餘
事老父看詩兒讀書

重陽日菊花不開

清秋佳節過重陽獨繞東籬嗅菊香知汝似惜年光
促不放黃花意思長

有感

得莫欣欣失莫傷人間萬事揔亡羊都將聚散關吾

數叓把竆通待彼蒼

新年 丙戌

堂有偏親膝有兒一身多病病支離皇天倘照人間否假我遐齡盡孝慈

謝宋慶膺宋士亨 商徵 士一士眞見訪

柴扉晝掩少溪隅誰記乾坤一腐儒諸君金轡來相訪握手欣然病叟蘇

贈愼汝膺二首

人生貧病知關數浮世榮枯摠是天長對藥爐無箇事暖風晴月點陳編

洪匀賦與本不同性善難兼耳目聰處世窮通皆付
數難將此意訴蒼穹

挽鄭丈 時佐

昔我先君交有道更連瓜葛義相敦髫齡藝苑詩聲
艶晩節林泉德望尊將擬一生陪杖屨豈知今日隔
重原哀詞題罷猶堪慰庭下芝蘭裕後昆

挽盧松陰 漢輔

與公中表弟兄親爭仰淸標席上珍泣血居憂連六
載安貧守道送餘春生前復戶恩榮重身後傳家福
慶申阻濶多年仍永訣病違操紼倍沾巾

詠冬青 辛卯

寒天草木俱黃落雪裏如何獨自青君子勁操當勉勵一回貪玩喚惺惺

偶吟

推枕眠初罷悠然道味眞水面風聲起天心月色新方知中夜氣頓覺一團春燈下仍危坐披書對古人

懷宋汝吉二首 壬辰

衆草同淪沒誰知隱谷蘭暗香風外動淸影月邊寒豈是埋巖谷將期獻玉盤貞姿甘自老如作故人顏

生平交契重八室喜如蘭肯許隨流俗相期保歲寒

自憐吟拙賦却羞誦湯盤何日一場會從容開好顏

謝宋久之來訪

童穉情親老不違平生交契兩相宜偶然樽酒成佳會政是黃花爛熳時

香溪

十里香溪水護村數間破屋席爲門頭童鬂白心猶壯齒落牙疎舌尚存都將人世悠悠事欲問蒼天天不言

謝李爾翔申益和來訪

暖日柴扉晝吠尨翩翩車馬客來雙邂逅方知姻義

重清談一榻我心降

望先山

拜掃先山久未能只緣身病苦相仍松楸夜夜繞魂夢血淚潸潸更滿膺

寄簡宋汝吉 草廬

臥病江湖春復秋思君不見意悠悠咫尺相望同萬里何時樽酒對青眸

寄宋汝吉二首

紛紛濁世摠浮虛會見斜川處士廬不願馬卿呈一賦何煩韓子上三書家貧懸磬知安命危坐穿床豈

要譽別未幾時蒴鄗客回頭悵望故人居

平生尚實志清虛肥遯雲林結草廬孜孜著力危義卦矻矻潛心性理書處世不榮還不辱持身無毀亦無譽吾儒自有工夫地誠意關頭居廣居

挽郭拙翁 提 甲午

禮村之後尚其類器宇宏深孝友傳律己端嚴超俗輩潛心經訓對前賢道窮自有歸識地壽齒如何不慭天拭淚題詞猶可慰螟蛉式似業青氈

贈崔海斗

九美村中十載前偶然傾蓋識君賢雷龍今日重相

見會合人間若有緣

溪上

香溪溪水上蕭灑一山村門外人蹤靜簷端鳥語溫寸心冰玉潔兩鬢雪霜痕睡起樂何事細看賢聖言

寄宋汝吉

睡起山牕日抵年落花芳草小溪邊出門遊賞非無意柰此沉痾尚未痊

睡起

閒來無事不從容日午書窓睡政濃山鳥歌中驚起坐庭中相對一蒼松

遣懷

構屋山中白水涯滿盤疏菜間魚鰕箇中亦自生涯足何羨鍾鳴鼎食家

述懷

禹貢山川九幅州至今輸與老戎酋何當手輓天河水洗盡明家杜稷羞

挽許京遠

識面由來四十春更將姻契兩相親風儀灑灑超流輩意氣堂堂絕俗倫良晤久違勞遠夢凶音忽至訝非眞可憐三矢天山志埋却千秋松下塵

挽宋僉知 挺奎○并序

吁公夫人乃先君表從妹而又同癸也不肖因緣拜於床下偏蒙恩愛者四十餘年所矣公暮境抱孫眉眼如畫肌肉玉雪眞所謂可念者也善家餘慶其不信矣乎越在壬辰春公與夫人年皆八十餘行重牢盛禮美夫公之遐筭而增風樹之永感也今年夏四月夫人違世六月公又不淑鸞沉鳳去何其一時之連疊也以十月窆于同穴靈其知乎優老 天恩未及於生前

而晩到於身後靈其知乎泰鳴一病涔涔

人事曠絶曾於斂殯旣違匍匐今當卽遠

又負蒿里之餞此恨之不淺寓之文爲文

之不至繼之以詞曰

先行零落偏重泉惟有夫公望若仙三品瑱班輝紫

綬一枝珠樹業青氊人間方賀囘婚宴天上還驚晦

壽躔風樹餘生偏起感佗鄉歲暮托誰邊

挽宋久之

幼少知心老不違平生交契兩相宜逢場娓娓輪肝

膈別處依依惱夢思六十人間催石火一枚庭下龍

裵箕

挽姜仲容 寬厚 ○乙未

每接淸儀笑語溫交情戚誼喜相敦方期鵬翮控千
里忽報驪珠閟九原賴有蘭芽傳世德佇看槐影大
閭門堪憐一代風流盡伏枕緘辭涕泗痕

挽趙時穀

外門當日接芳隣屈指承顔問幾春詩禮家聲全地
望溫醇氣質出天眞入間八十光陰促庭下三株福
慶申

挽成士輝 丁酉

昔日山陰會從醫始識君詞源倒三峽筆陣掃千軍
氣味超凡流風流出等羣開懷爭詠句攜手細論文
聚散元關數分離更惱魂秋晴溪上月日暮洛東雲
伐木方勞夢攀逢幸過門欣迎同切切笑語共云云
將期亨壽耇忽報隔泉原可惜層龍劒空藏司馬墳
所慰多餘慶從知裕後昆素交零落盡白首此生存
樑月傷心色凄風拭淚痕平生無限意題誄寄慇懃

輓朴進士子順 明迪

前秋八月叩柴荆攜手從容話弟兄妙歲詞壇稱獨
步晩年蓮榜動香名人間未獻三千字天上催登十

二京拭淚題詞還有慰滿庭蘭玉繼家聲

哀辛內弟致中 戊戌

渭陽餘淚尚沾腮賢弟如何又夜臺白首病中違執紼屋梁殘月不勝哀

挽宋士一 甲戌 并序

嗚呼君之生於世三十有七年上有偏親下有穉兒青鸞在閨鶺鴒在原君今舍此而竟何之耶今夏間余往問疾君尚能扶持歡迎言語自若容貌如舊意謂適爾痊度必有勿藥之喜誰知此别便作永訣慟

矣慟矣余於先府君親則再從義則友師
而仍與君等相好非佗泛泛比也前春失
從氏今秋失賢姿白首餘生誰伏誰倚顧
念平日徒增悲恨乃悼之以詞曰

纔哭士亨歲一周如何士一又長休今歸應謁先春
府爲報人間雪滿頭

挽宋松風齋 之栻

昔我先君托交契嗟余後學獲追陪方省南極星光
耀忽報西湖鶴馭催故宅凄涼惟有月儒林寂寞冷
如灰題詞不覺傷心處可念賢孫又夜臺

挽郭戚姪萬績

景仰梅軒素飲芬承家趾美有吾君人間未獻蘭成策天上催題李賀文日暮猿腸知寸斷風驚鴈影忽中分鄉隣親戚俱零落白首緘辭拭淚痕

挽權相之

花山玄冑有吾公家世相傳孝友風壽未稀年才未展屋梁殘月倍忡忡

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與僉宗人

惟我義城金氏族譜入梓於丙申而非徒遠居諸宗十存一二近處諸宗亦頗有元不収錄者其謬誤處亦多私竊慨恨欲爲釐正者久矣而物力浩大有意未就今年已六旬神耗眼昏若或一朝溘然則恐有無窮之悔敢此通告伏願僉宗毋論內外派一一修送單子以爲趂時成譜之地如何

一配位鄕貫書送事

一有前後室則曰前娶某貫某氏某官某之女生幾子女後娶某貫某氏某官某之女生幾子女事

一女壻亦書鄉貫事

一外孫雖代遠傳相通告無遺修送事

策

問王霸

對愚嘗過周道周道如砥之路也又嘗過邪逕邪逕崎嶇之路也愚於是乎住杖而慨然曰路則一也而或有崎嶇之路或有如砥之路者何歟傍有一人矜其迷而指南之曰來吾語汝若知夫王者之道乎本

乎人情出乎禮義也則如砥之路也亦知夫霸者之
道乎悖乎人情咈乎禮義也則崎嶇之路也哀後之
君莫由如砥之路好趣崎嶇之路豈非可惜之甚歟
愚佩是說而來不敢以聞於人迺者主司儼臨禮闈
策以治道而眷眷於王霸之道請以所嘗聞所嘗慨
者爲主司道之可乎凡爲天下之道有二焉王與霸
而已矣盖王道之於霸道猶日月之於爝火也霸道
之於王道猶桔槔之於雨露也王者之道莫之爲而
爲故政出於公禮樂德敎罔不正而其治如彼其盛
霸者之道有所爲而爲故政出於私禮樂德敎莫非

假而其治如彼其卑其治如彼其卑者無他其心雜於僞也其治如彼其盛者無他其心本於誠也王霸之分不外乎誠僞之間矣嗚呼世之爲人君者孰不欲黜霸行王也而未之能者蓋由於不誠其心耳苟不能誠心而欲行王道則不幾於倒楦而求茂乎必須無雜於僞存心於誠然後可以行純王之道矣故曰誠心而王則王古之人其先我獲之乎噫自三代而上問其君則曰明聖之君也問其治則曰王道之治也蕩蕩難名慝何間然吁皇與帝王其號雖殊而其聖則一也道與功德其稱雖殊而其治則同也夫

豈若覇者之以力假仁乎哉噫自三代而下稱善治者惟漢唐宋也就其優而論之曰漢文帝躬修玄默以德化民幾至刑措可謂賢君也而其治雜於異端曰唐太宗力行仁義斗米三錢道不拾遺可謂令主也而其治雜於覇術曰宋仁宗至誠恭儉終始如一用康兆民亦可謂仁厚之君也而其治優柔不斷而止耳何足謂王道之大者哉歷觀往昔王者非一覇者非一而談古無益無已則今乎嗚呼繼三代而起者非我　朝乎　聖祖龍興神孫燕翼軫念於純王之法留神於純王之治休養生息三百年幾而式至

于今　聖上當宁厲精爲治曰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爲國遵祖宗之法守祖宗之道克篤前烈將多舊功宵衣兢惕旰食憂勤知其食爲民天則勸之以農桑慮其有備無患則飭之以武備病士習之詭遇則思所以正之念風俗之奢侈則思所以振之王道之挽回不爲難矣而獨怪夫異於愚之所料也以言其農桑則惰農自安阡陌不闢閭閻之間衣食益困以言其武備則戈矛未鍛張皇失威鞏轂之下行伍不充以言其士習則旅亭詩書外物名檢風流相高游談太激以言其風俗則淸芬消歇競尚恬

侈守禮之家未免於侈毛道之不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愚不敢知若之何其愚嘗潛心時弊中夜而歎曰凡爲人君以一身寄乎百姓之上以一心運乎萬機之中心之所運一有不誠則其所謂萬事皆以不誠應之矣曷嘗觀於隆古乎隆古之君能誠是心故其治熙熙如也其民皞皞如也亦嘗觀於後世乎後世之君不誠是心故其治貿貿如也其民慼慼如也然則不誠是心而能治者未之有也能誠是心而不治者亦未之有也隆古之所以爲隆古後世之所以爲後世者其分出於此乎嗚呼我國之治亦今日亂

亦今日惟我　后法隆古而能誠心則今日之治卽
隆古之治也惟我　后法後世而不誠心則今日之
治卽後世之治也是誠在我　后而已矣誠願我
后克盡一心之誠以爲出治之本無偏無黨遵王之
路無黨無偏遵王之道見一政教之不合於王道則
丕惟曰吾所以誠之者有未至耶於是焉誠之見一
號令之不合於王道則丕惟曰吾所以誠之者有未
盡耶於是焉誠之先甲後甲以此誠而維持其心乙
夜丙夜以此誠而操存其心克敬克勤無怠無荒念
玆在玆出玆在玆不以聲色之美而蕩此心不以遊

佃之娯而移此心謹飭於幽暗之中涵養於燕閒之間則五帝可六三王可四治何不唐虞若也俗何不三代若也主司所謂以臻純王之治而祛此數者之弊者恐不外於是矣要有獻焉嗚呼鴻鴈之凌虛六翮之力也蛟龍之飛天雲雨之功也帝王之爲治賢才之用也是故伊尹告厥辟之言曰非賢罔乂周公戒其君之書曰任用賢才然則純王之治不獨在於誠心而抑亦在於得人何者庶績之咸熙雖本於帝堯精一之誠心而亦由於皐夔之贊襄四方之風動雖本於大舜用中之誠心而亦由於元凱之輔翼果

能得如皐夔元凱者而委以王佐之任則其行王道直易易事耳愚旣以誠心爲王道之本又以得人爲王道之要

問刑獄

昔我　世祖惠莊大王嘗親製訓辭以　賜世子其章有十而愼刑居八大哉　聖敎豈非　神孫之所當法者乎今我　明后克篤前烈爰命主司刑獄是詢噫主司之問　明后之意也　明后之意　世廟之訓也我國家之刑措囹空其自此始矣愚也空懷溫舒治獄之說欲陳齊賢恤刑之策者其稔矣今承

此問庸敢因舌嗚呼王良之善御也不可無鞭策扁
鵲之善醫也不可無藥石則矧乎聖人之善治也其
可無刑獄乎蓋惟天生民有欲無刑乃亂爲之刑獄
以之輔治而天下正法係於刑獄非此則無以詰奸
慝非此則無以禁暴亂信乎有國御民之不可無者
也故古之明君南面而治天下審克於祥刑服念乎
要囚刑以正邪獄以治亂則於是而有畏威而遠罪
者於是而有改過而遷善者此其俗之所以美也其
治之所以隆也雖然刑獄貴於得中而刑獄之中不
中實繫於明斷之盡不盡如何耳苟能明則刑必協

宜而頑類熄矣斷則獄必爲平而冤枉祛矣故曰刑獄之不濫人君之明斷也凡爲人君而欲刑獄之得其當者可不以明斷爲務哉嗚呼大朴未散無爲而化則結繩之世焉有刑獄之可訊歟稽古唐虞象以典刑而金作贖刑鞭作官刑則欽恤之意不可尚已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則好生之德無以議爲庶頑讒說撻以記之臣下不匡其刑也墨則好生之德寧失其中乎秦漢掌故所以治刑獄也唐宋會要所以論刑獄也而其所謂得者逕庭乎先王之法而況失之者奚足道哉明刑弼敎罔干于正者此非皐陶乎寬

而有制無倚以削者此非君陳乎師聽五辭簡孚五刑者吾知其甫侯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者吾知其君牙也則用中之道前後一模盜環罪大奏以罰金則廷尉當是也無辜斯繹感彼天聽則御史雨宜矣赦者小人之幸則稱之以害多數赦君子之不幸則言之以賊良其優其劣何必娓娓之乎噫恖古傷今主司之問告往知來愚生之抱則姑舍是而新其說嗚呼繼三代而起者非我　朝乎本欽哉之美意垂象以之明典上焉而國都置棘門下焉而州縣列圜墻斷獄之際察辭于差則無敢折獄之餘法也用刑

之制因非在中則刑期無刑之遺意也是宜措刑不
用斷獄大減漢無冤民唐有縱囚而奈之何法三代
之法而法不宜今治三代之治而治不古若乎嗚呼
賢如冶長而猶在縲絏則人之無罪不下其直也奸
如雍子而還逃刑鼎則人之有罪不問其曲也寧失
不經禹謨所訓而踊貴諸市殺無辜之人眚災肆赦
舜典攸戒而鵩賦天涯多含冤之士形氣之不和皆
由於此災異之荐臻亦由於此恤恤乎湫乎湫乎此
何以救焉愚於環堵之中竊自慨然而歎曰刑獄者
所以輔治之法也而非惟不能輔之又從而害之用

刑如彼其淫折獄如彼其濫是必有致弊之源而莫之知矣雖然吾嘗聞之矣程叔子曰折獄者必照其情惟克明德用刑者以威其惡惟斷可成意者吾君之於明斷也式有所未盡而刑獄之失中有以致之耶嗚呼先王之用刑獄也明足以察之斷足以成之眚災者不以文法拘焉故罪者不以寵貴放焉國人皆曰可刑而刑之國人皆曰可赦而赦之則其所以能明斷之者爲如何哉今日之用刑獄也明不足以察之斷不足以成之非不知其有罪而或不正其罪非不疑其有冤而或不伸其冤吞舟者或漏於網

繑橋者或陷於辟則其所以不能明斷之者亦如何哉然則先王之所以致道齊之化者以其能明斷也今日之所以无道齊之化者以其不能明斷也誠願不恵刑之失中而惟恵明之未盡不恵獄之失平而惟恵斷之未至觀離明之象體乾剛之義明以照其實斷以威其惡明斷並行敕法用刑苟其罪也則以彰其罪焉苟其寃也則以伸其寃焉若天於生物之春必降雨露而不差其德若天於殺物之秋必降霜雪而不泯其威則殺之而不怨導之而斯從斯民皆知善之可慕而以圖自新惡之可恥而以思遠罪豈

非明斷之效而聖人所謂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者歟

從欲之治囹空之化不獨專美於古矣主司所謂刑獄得宜國泰民安者其不在是乎嗚呼淸刑化俗之本固在於明斷而淸刑化俗之要亦在於得人呂刑所謂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者此也是故唐堯之明斷固已至矣而必得皐陶爲士師然後民協于中成周之明斷亦已盡矣而必得蘇公爲司寇然後囹圄以空果能得如數子者而委以掌禁之任則必能哀敬折獄明啓刑書欲并生哉之意浹洽于民心矣刑獄不足平也國家不足治也幸主司以愚前所陳者入

告于內後所陳者亦宜自勉也哉

問穀

越在乙卯秋我　聖后迺庸作書敎諭中外人民曰
君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重穀之意溢於言表愚於
是時圭復再三曰國依於民民依於食故一札　天
語首及於斯竊自疇度於裕民富國之道者稔矣今
主司丕承　后旨策士于庭而惟穀是詢富哉問乎
我　聖后旣以此謀諸中外主司又以此謀諸韋布
穀賤之徵其自此始矣愚雖不穀之士敢蘄倒廩之
對乎嗚呼穀者命之本也蓋民之命脉在於斯國之

重寶在於斯蔬果魚肉食則食矣非穀則民不能生活絲麻蠶泉寶則寶矣非穀則國無以資用穀之利信乎若是其重且大哉是以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是爲重卽康田之功講疾廚之宜以之而裕民以之而富國務本之意大抵然矣雖然非若泉涌而山出也用之無節則竭非若鬼運而神輸也種之失時則歟是故魯論首篇以節用爲治國之要舜典一書以惟時爲食哉之本苟或使民不以其時取民不以其節而徒欲厚其生利其用則不幾於無麪之不托乎必也使民有時而爲之也疾取民有制而用之也舒

然後國計之不匱民產之有恒矣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陸贄曰能節則雖虛必盈古之人其先我獲之乎嗚呼穀名奚夥種非一也其義所在槩可知也茹毛之世未聞有穀神農始教民受其賜也懷襄甫平民未粒食則后稷之播視飢猶己也春秋斯亂君罔惠鮮則僖公之重知天之天也穀貴穀賤增糴減糶司農之法眞優民也塗有餓莩矯制發倉汲直之事爲賑民也炎運中興九穗呈祥善名在茲心自負也張君爲政兩岐感瑞歌聲之作不可闕也粒米狼戾猶至餓死則李紳之詩傷田家也終歲勤動

未免收椽則張籍之吟怨誅求也愚惡聞良農能稼貴
於多獲君子能言貴於知務姑舍是而新其說嗚呼
恭惟我國家重民爲政而貴周王之五穀量入爲出
而問漢帝之錢穀其於生財制產之道無所不用其
心而東西籍田有親耕之禮卽周官大司農所謂天
子親耕者也閭井郡縣有勸農之官亦周官大司徒
所謂田畯之吏者也其所以重本而勸課之者可謂
至矣盡矣是宜家有餘粟國有餘蓄百姓足而君亦
足矣柰何今　聖志徒勤而食效無期也嗚呼齊廩
告罄而無賑貸之財鄉民阻飢而有塡壑之歎賈生

必爲之哀痛京房必爲之忌食矣至如常平糴糶以利農也而空簿只存實入無多促之督納則民罔攸措舍焉不問則國無以裕宜玉食之謀於肉食而肉食之謀於藿食者也愚亦農家者流叚在其中空懷曾鞏無節之譏欲獻蘇轍豐財之計矣請先言致弊之端而後陳救弊之策可乎嗚呼天地之生物有限農家之耕耘有時用之不能節則尾閭於浮費濫觴於冗費終至於瓶罄罍恥如此而望國計之裕是猶不稼而求穡也使之不以時則當耕而未耕當耘而未耘力本者不獲自盡如此而望民食之足是猶倒

植而求茂也然則裕穀之道不越乎節用生穀之本莫先於及時用之節矣則穀必賤矣種之時矣則穀必登矣是以敬授人時於書足徵也節以制度於易足徵也其曰九賦以斂之九式以節之則王制之言也其曰生之者衆爲之者疾則戴記之言也執此推之則生穀之在於惟時裕穀之在於節用其猶喫飯之必使匙乎誠願上之人恒自勵於心曰吾何修而可以使民時也何修而可以節財用也當其用也戒傷財之害當其使也慮防農之弊可耕而耕不奪其時可取而取不踰其節如是而使之如是而用之如

是而生之如是而養之則民食不期足而自足國用不期裕而自裕何憂乎賑飢何患乎塡壑將見迺積迺倉陳陳相仍無飢無寒人人鼓腹而一年之食不待三年三年之食不待九年而菽粟如水火矣主司所謂富國足食之策其不在是乎嗚呼愚也旣陳糠粃而更有餘蘊焉子朱子有言曰國家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誠哉是言也夫君之於民也非人人而養之也非家家而給之也得人共理而已守令者其人則承流九重宣化四境取之必有制使之必以時而魯郊觀稼極目黃雲之盛漢

倉積財率多紅腐之盈矣豈非傳所謂其人存則其政擧者乎愚故以節用時使爲足食之本而以得人宣化爲足食之要主司倘以爲可 上告行之耶

問巫

愚嘗夢登巫山巫咸夕降眞宰繼至巫咸謂眞宰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夭者吾能祈而使之壽貧者吾能禱而使之富壽夭貧富我力之所能也眞宰應之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我乎若使壽者可祈而致之則孰不爲老彭也貧者可禱而免焉則孰不爲陶朱也是以自壽自夭自富自貧而其所以然者則是在我

豈容爾力於其間也余乃邃然而悟喟然而歎曰由前之言則壽夭貧富其將求之於巫耶由後之言則壽夭貧富其將付之於天耶究其說而不得欲以質之於知命之君子者雅矣當爲主司獻焉嗚呼竊嘗考之傳文曰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此言何謂也蓋人有疾病而爲之祈焉者巫也人有災厄而爲之禱焉者巫也然而祈之未必利其生禱之未必介其福則吾未見巫之於人若是其有關也而世之惑於巫者惟恇之欲問豈非心之不正之攸致耶噫玉律一正而淫哇不能亂人心一正而邪妖不能惑如欲

息邪說則盍正其心哉故曰心可正而邪可熄嵩嘗
受先儒之微言矣嗚呼我聞少皡之衰民神雜糅家
爲巫史或者巫之祝其自是而鼻乎我聞唐虞之世
吾道大昌人心大正而俗躋雍熙民無扎瘥其有巫
覡所祝之事乎我聞恆舞于宮謂之巫風所以戒之
者其徵有位乎我聞祈雨于天肆設巫官所以尚之
者其禦大旱乎我聞信讒割愛以致梟鴝之鱃巫蠱
之禍其亦慘乎我聞出此入彼竟作五國之俘道君
之事其亦悲乎我聞先知死生見者皆避其鄭巫之
妖術乎我聞好事鬼神擊牛致祭其吳俗之迷惑乎

嗚呼巫覡之妖何代無之至于今日殆有甚焉內焉
而在國都者號之以國巫出入乎宮禁外焉而在列
邑者稱之以守堂羅列乎名山而倡虛誕之言鼓禍
福之說熒惑乎衆聽迷亂乎羣情不聞鄴令之沉河
罕有梁公之卞惑舉世靡然八路同流而蚩蚩愚下
之氓其爲惑也滋甚竭其廬之財而鬼神焉是事破
其家之產而祈祝焉是業老少奔波於打詭之術遊
徒淵藪於內奸之中而甚至詛呪成風貽毒生民巫
妖之弊一至於此肆朝家爲之慮徵巫布於羣巫則
邪誕之習宜其杜絕而援引非類怨呼徹天恤恤乎

湫乎湫乎此何以救焉愚請昌言以排之嗚呼彼巫何人非楊非墨而唱邪說非釋非老而倣淫詞謂壽與富可祈而致也謂貧與夭可禱而免也不知其命不訊其理而惟恠之是談焉噫嘻亦太刺謬矣夫天既命我以壽命我以夭命我以富命我以貧壽者不可使夭也夭者不可使壽也富者不可使貧也貧者不可使富也則巫焉能壽人之夭而富人之貧乎然則巫者邪誕而已而人皆惑焉巫者妖恠而已而人皆信焉其所以惑之信之者以其心之不正也然則絶之之術無他焉是在正心而已矣誠能正一世之

人心歸中正之大道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知命
而能修身以俟死則吾之心正而富貴不能淫吾之
身修而貧賤不能移矣夫如是則邪氣不能干其間
淫辭不能迷其心而昔之惑世者亦化而歸正昔之
誣民者亦化而反經何憂乎妖惑何患乎詛呪主司
所謂痛絕其根者愚恐不外於是矣嗚呼息邪說之
道固在於正人心而正人心之本又在於正君心矣
是故經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傳曰一正君而國正
矣董生曰正心以正四方朱子曰心正則天下正矣
誠哉是言也誠願我 后先正一心以正萬民則上

下四方莫不一於正而向所謂巫妖之弊特一轉移之間矣

問儉奢

儉固可從乎吾不得以知之也奢固可抑乎吾不得以知之也然則從儉而抑奢可乎吾不得以知之也抑儉而從奢可乎吾不得以知之也吁儉之果可從耶果不可從耶奢之果可抑耶果不可抑耶究其說而不得欲問於尚德之君子者久矣今而趨禮闈也主司之問適及蓋欲抑奢而從儉也已愚雖纔識敢不率爾遂爲之說曰何謂儉德之恭是也何謂奢惡

之大是也惟其德之恭故有是儉則以之興以之治惟其惡之大故有是奢則以之亡以之亂之興也之治也之亡也之亂也何莫不由於二者之得失哉是故凡爲天下國家者知興亡之在玆克愼其儉慮治亂之由是乃戒其奢則好治而惡亂好興而惡亡爲如何哉雖然徒知其好興治而不知崇儉之本徒知其惡亂亡而不知抑奢之要則其不至於淪喪者幾希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必也以身先之化民成俗然後不期抑奢而奢自抑不期崇儉而儉是崇矣故曰爾之敎矣民胥傚矣古之人其先我獲之乎請白

之貴爲天子茅茨土階富有四海惡衣菲食則堯禹儉德吾無間然矣象以箸玉以盃好奢之漸則箕子之歎憂其亾也丹其楹刻其桷爲惡之甚則御孫之諫格其非也官至相位布被釣名則曲學公孫焉得儉乎食錄萬鍾素富而行則杖子郭公豈云奢乎嗚呼唐虞蓬蒿三代丘墟商辛喪志魯莊忘讐其歎其諫誠可取諸平津阿世汾陽安命二子儉奢語不同年吁歷觀今古一何儉奢之多耶都哉我　朝克儉于邦設府於霜臺以禁其奢華置曹於秋官以抑其汰侈則其所以痛禁奢侈者至矣盡矣儉約之風宜

見於今而獨帷夫異於慾之所料也嗚呼以言乎飲食則奢華是崇而重味過三世之鑠氏之薄奉以言乎衣服則儉約掃地而兼副踰制時多高子之貂裘斥昏因之奢侈者范公之儉而今也綺羅遍身以下僭上毀第宅之過制者裼綰之儉而今也畫棟雕樑惟恐不華試觀今日中心怛兮如欲崇儉抑奢若之何其竊嘗聞之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又聞之曰上行下效捷於影響然後知所以言矣曷嘗觀夫風乎風之東也草以之東風之西也草以之西風此則君也草此則民也亦嘗觀夫影乎形之行

也影以行形之止也影以止形比則君也影比則民也何以明其然也唐虞之世有堯禹克儉之德則民俗淳厖不奢而儉矣商魯之時有紂莊尚侈之惡則民俗怙侈不儉而奢矣由是觀之使民儉而不奢者君也使民奢而不儉者君也然則我國之民俗儉亦今日奢亦今日爲唐爲虞在今日爲商爲魯亦在今日是在我　后而已矣願我　后戒商魯之奢則唐虞之儉躬行恭儉之德以爲表率之方誠以行之身以敎之則一國黎庶八路蒼生莫不觀感而相告曰吾王好儉德吾何敢飲食衣服之怙侈也吾王戒奢

侈吾何敢昏因第宅之踰制也率皆去奢而崇儉矣主司所謂移風好俗變奢爲儉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卷已末矣亶有餘意焉以身教率者君也而行君之令致之於民者抑非大臣之責乎在昔魏時毛生節儉而其民之俗不侈在昔齊時晏子戒奢而其國之風尚儉果能得如數子者而用之則其於從儉禁奢也何有主司倘以爲可以前所陳者入告于內以後所陳者亦宜自勉也哉

問練習

蓋嘗觀御馬者乎過羊腸之險而無顛躓之患者以

其有素習之力也亦嘗觀濟舟者乎駕龍門之波而無傾溺之憂者以其有素操之功也噫御馬小技也濟舟末事也猶必素習之素操之矧乎修武備禦外侮者其可不練習軍政乎愚之得是說不敢以聞於人而欲以質之當路之君子者久矣今之趨禮闈也明問適及安敢曰軍旅之未學也而終無一言已乎遂爲之說曰禦侮之策在於強兵強兵之要在於練習練之有素以之禦侮則易所謂利用禦寇者也習於未亂以之寧邦則書所謂有備無患者也信乎禦侮寧邦之道莫過於練習軍卒也玆故古之帝王知

其若是欲禦侮也則爲之練習以備之欲寧邦也則爲之練習以守之于以制外侮于以保邦家則練習之於軍政也不輕而重章章明矣雖然旣曰練習爲禦侮之策則豈無練習之本哉亦言其本乃惟曰得將是也嗚呼將苟得焉則能行孫武之法能致子文之兵簡練得宜而敵可禦也將非其人則不能行孫武之法不能治子文之兵訓習失宜而以其國與敵也凡爲天下國家而欲練習禦侮者盖亦反其本矣旨哉陸宣公之言軍卒調選在於閫師曰愚有所受之也請因明問而白之我聞在昔軒轅亦越武王或

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或四時敎閱恭行天罰我不敢
知曰軒轅武王習用敎閱惟得厥效惟任其人乃得
厥效我不可不監于漢帝九月都試徒事其末而黃
巾一着漢火無光亦不可不監于唐皇仲春簡閱不
識其本而猪龍一起仙李中衰古之人有敎訓而雪
恥者句踐是也而有一范蠡此眞將也古之人有出
師而來捷者孔明是也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洪惟
我國始則 太祖大王刱兵制其制也合乎軒轅習
用之制也後則 世祖大王定障法其法也竝乎周
武教閱之法也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數百年敬戒

不怠克詰戎兵爰修武備於是有訓鍊之院內焉而講武於是有州鎭之設外焉而練士制莫中焉兵莫強焉而法久生弊一治一亂三陲多釁刁斗相警肆惟我 聖上當宁隱痛之赫怒之夙夜乎慮邊憂之未殄乙丙乎戒戎兵之未敕其於練習之方靡不用極則周師於鑠于今復覩商家休孚於斯可見而柰之何軍政宜修而不修武備宜嚴而不嚴也嗚呼點兵之際有南鄭之逃散多隋家之避丁而空簿之徒存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課藝之日無韓卒之堅甲摠齊士之張拳而器械之未敕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噫

噫此曷故焉愚嘗滚惟開弊之由反求革弊之道中
夜而歎流涕而言曰吾　君天下之聖君也吾兵天
下之強兵也以聖君治強兵宜無所不練習而舁在
祖宗朝練習如彼其盛矣式至于今日練習如此
其踈矣是必有致此之端而愚莫知之耳雖然嘗聞
之矣古人有言曰將得其人則軍卒不足練也意者
伏鉞制閫者或非其人而練習之不精有以致之耶
嗟夫燕軍一也樂毅爲將則用以強騎刼爲將則用
以潰趙卒同也廉頗爲將則用以鋭趙括爲將則用
以敗由是觀之致弊之由我知之矣其不在於將非

其人乎救弊之策我知之矣其不在於將得其人乎張齊賢曰練卒不如擇將吳子亦曰制敵莫如得將誠願我 后求中吉之人委長子之任則士卒由是而可練器械由是而可備將整堂堂之陣必訓赳赳之夫而漢兵奮迅擊電如也驚風如也楚旗飄騰曜日如也降天如也彌之者破犯之者焦金甌我國家玉燭我乾坤而晉江乃絶投鞭之志吳山竟無立馬之句主司所謂武備精練外寇不至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尾以一說申告餘蘊今之言得將練軍之要者孰不曰惟誠可以擇此將惟德可以詢此軍而愚

之所言皆不在此何者蘇子曰相賢則將必賢執此
推之則擇將之本又在擇相而相爲吾王得良將而
將爲吾王選精卒則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若是乎
南面而聽政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將與相耳文武
並用長久之術從可驗矣嗚呼練卒之本非擇將乎
擇將之要非擇相乎愚雖不佞尚能效春蚓秋蛩之
一鳴主司勿以道傍之苦李社林之老櫟而棄之其
入告于 上哉

問出處

愚也弱於才腐於儒出之不能奔走乘機以從大夫

之後處之不能講明道學以爲聖賢之徒常自慨然曰生斯世爲斯士者莫不紆青拖紫以取尊榮而吾未能焉莫不林居野處利用肥遯而吾未能焉已矣乎何以免與草木同腐而粗以塞夫四十無聞之責乎處順之象而懷自修之志尚錦之絅而抱幽潛之德一室藏修十年待價思一致身於當路君子之庭以質出處之道則斯快矣今主司臨闈發策出處是詢時乎時乎可以出而仕矣遂感而爲之說曰士之大節莫重於出處而出處雖不同惟義之歸而已盖君子一身膺付畀之大負名望之重可以出則出可

以處則處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之其出處而國之安危繫焉之其進退而時之治亂判焉是以爲士者必以是爲大節愼進退之義審去就之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信乎出處者人之大節而觀人者亦必以出處爲重者也苟或當處而出當出而處則其出也出其出非吾所謂出也其處也處其處非吾所謂處也凡吾所謂出處云者隨其義合其時之謂也雖然可出而出可處而處者在於人也而其所以使之出使之處者在於德歟上有好賢之誠則士於是乎出上無招賢之禮則士於是乎處然則世之爲人君

而欲致一時之賢才者曷不於誠禮焉求之哉唐虞之世野無遺賢三代之隆多士以寧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生逢聖代洗耳清潁則彼哉許由此非果於忘世者乎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則大哉伊摯其惟聖之任者乎陋巷春風簞瓢屢空賢哉回也不改其樂也從車千乘傳食諸侯聖矣孟子欲行斯道也桐江一絲暗扶漢鼎子陵高義天下士也嗚呼赫赫東國後三代而三代也明明我　后後三王而三王也乾龍時升离明繼照登崇俊良風雲慶會一堂吁咈千載一時以言其君則堯舜之君也以言其臣

則賢良之臣也廣廈細氈之尋求者莫非籲俊之道
高宮密席之所訪者莫非得輿之策則是宜朝有濟
濟之美國有蕩蕩之盛惠皇之生不獨於古以寧之
效可見於今而柰之何山林之中多見嘉遯之士草
澤之中屢逢荷蕢之人高臥東山者孤負蒼生之望
而不肯起來垂綸江漢者永矢長往之志而不肯翻
然滔滔皆是而誰與易之噫士者宇宙之元氣國家
之棟樑而輔世長民士之願也逢時休明士之幸也
而括坤之囊利遯之肥落拓焉如是沉淪焉如是則
愚不敢知世無其人而然耶蓋有之矣而未知出處

之道而然耶噫天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則謂世
無人者左矣君子以出處爲重則謂未知其節者惑
矣爽惟厥由孰使之然哉程傳曰九居尊位以至誠
好賢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竊以是說揆
之今日其或有可言者矣嗚乎我　明后側席之誠
或有所未盡則何以致野無遺賢之效乎屈體之禮
或有所未至則何以致拔茅彙征之盛乎今之搜逸
雖勤於絲綸而未致其誠則山林肥遯固其所也今
之束帛雖賁於丘園而未盡其禮則草野沉淪無足
恠者噫今日之弊旣由於誠未至禮未盡則救此之

策豈外於致其誠盡其禮乎誠願我 后繼自今痛
加惕念誠以求之禮以羅之苟其才也雖跡必舉苟
其賢也雖遠不遺夙夜乎軫念曰今日之山林果有
遯世者耶我將聘之聘之不至不已也乙丙乎憂勤
曰今日之草野果有隱淪者耶我將招之招之不來
不止也念茲在茲求茲在茲以是而進之以是而用
之則龍蟠鳳逸之士辭猿謝鶴而盍簪朋來蘊德抱
才之賢離蔬釋屩而拔茅彙征鴻毛乎順風巨魚乎
大壑伸其窮守之志行其達施之道致吾君於堯舜
熙鴻號於無窮漢代賢才於斯為盛宋朝得人於斯

最多何憂乎士之不爲世用也何患乎士之退處林下也愚之辭江湖謝風月而入禮闈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請以未盡之懷申告于尾曰致誠盡禮之道惟在君人者責而乾必待坤而成則奉行誠禮之道抑非大臣之責乎愚見近來用人之際或擢或超或黜或斥而其擢者其超者同乎己者也其黜者其斥者異乎己者也爻象不佳氣色已寒草野之士隱憂茶室主司當局自視果如何也昔山濤爲吏部甄拔人物晉史稱之曰公明苟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是在主司先盡公與明而已矣

記

香溪記

溪以香名奚吾不得以詳之也盖溪之源出自德裕山之香積峯下滚滚東流百餘里至蘆坡之前分而爲三可數十步許復合而爲一是溪也淸瀅澄澈漣漪活潑匹練如也磨鏡如也碧藍如也掬以漱口則香汲以釀酒則香有錦鱗銀唇皆魚之香者也溪之得香名其以此歟香溪之上有小丘爲香丘自香丘東南行六十步得泉焉爲香泉香泉之上負石累土塞其隘爲香池香池之下爲香溝其東爲香島香溪

之下流有龍巖卽南冥曹先生菟鄕之所也至若岍
有芝汀有蘭芝之與蘭揔是香也春有柳秋有菊柳與
菊無非香也其佗香木香卉香草之香於鼻香於耳
香於口者葢不可數計則香之義可知矣昔者竊聞
之白樂天之從九老遊也歸於香山山旣有香則溪
獨無香乎夫樂天早折香桂文彩動人名之香也華
省香爐步武最高譽之香也以香名香譽居香山可
謂山與人相得者矣今溪之主人則十年場屋名未
香也無行義之可稱無學問之可取譽未香也以無
香名無香譽者家此香溪溪若有知則溪不爲之笑

乎然而無香之中自有有香者存焉今日之無香安知其佗日之有香耶苟如是則人因溪而香歟溪因人而香歟抑將小而香於一州歟大而香於一國歟近而香於一時歟遠而香於千古歟此又不可知也噫柳子厚之居冉溪也自以其愚謂之愚溪則今是溪之爲香則香矣不可以人之無香廢溪之香故因以香溪名其溪焉

三水亭記

歲在甲戌暮春之初家大人逍遙於水石之間占得是區與童子六七人運土屢石因樹爲亭名曰三水

奚取於水也是水也發源於德裕山歷猿洞過娥林至於嘉樹之北蘆坡之前澄而成潭岐而爲三中分於白鷺之洲名以三水者是取焉亭之東有龍巖卽南冥曺先生揭虔之所也亭之南有無禁亭乃蘆坡李洗馬藏修之地也曺爺及李老奮乎百歲之前則百歲之後豈無聞風而興起者乎嘗陪家君登亭而望之則三山壁立於亭之南北吾道也論德也嶽堅也一水三分於亭之上下蛤浦也中洲也小溪也巢龍在其東乃亭之案山也臥龍在其西乃亭之主山也北望滌愁之臺南望洗心之亭此皆有隣而不孤

者也若夫春天近午花柳爭姸則咏歸斯亭之上夏日苦長樹陰婆娑則風乎斯亭之上秋霜凜凜野菊爛熳則吟賞於斯亭之上冬威烈烈朝曦可愛則優遊斯亭之上濯淸川而自潔坐茂松而終日消遣世慮自得其趣天光雲影共徘徊於方寸魚躍鳶飛任自然於上下此則亭之勝槩也一日余謂二三子曰吁子亦知夫水乎水生於天一成於地六其性潤下其味屬鹹其體至大其用至廣于以生萬物焉于以養萬物焉黿鼉蛟龍魚鼈居焉貨財殖焉信乎水之義遠矣哉逝者如斯孔子之在川上也溥博淵泉子

息之論天道也源泉混混孟子之答徐子也其曰訪花隨柳過前川者非程明道之詩乎曰聖人之心如止水者非伊川子之辭乎曰一鑑源頭活水來者非朱文公之詠乎古之聖賢觀川流之有本感道體之無窮者大抵如斯耳至若潁水洗耳桐江垂鉤杜甫之浣花溪李白之郎官湖一則果於遯世一則甘於隱淪或徒費吟詠或徒事放浪而已若此者樂其樂而非吾所謂樂也嗚呼今天下溺矣學海文淵沂洄無人宦海要津奔競成風貪泉亂流慾浪滔天此豈水之性也哉盖嘗論之水無有不下人無有不善人

性之本善猶水之就下也苟能因其性之本善而則川流之不息沉潛乎本源涵泳乎正脉回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則庶可以有見乎聖賢所樂之樂矣家君命記其說遂敬爲之記

上樑文

百源堂上樑文

堂構不克肯曰余有後昆齋舍將成尚能似續妣祖幾年經營未果今日棟宇維新恭惟我金之先系出新羅之後三十三代王位國乘昭昭數千百年簪纓家譜赫赫粤至奉敎先祖始爲胥宇於三岐之大平

聿來護軍府君迺卜新居於江陽之堂洞猗歟主簿
曾祖寔惟德灘先生樂顏氏之簞瓢一生好學具曾
子之酒肉寸心盡誠六載居廬啜其粥而泣其血兩
朝垂眷　贈以爵而　旌以門祖父弟兄善繼庭
訓從叔伯仲能守家聲逮我先君繩其祖武孝于親
友于弟是亦爲政焉窮於身嗇於年其柰乎命矣三
世六孝豈湮沒而不稱一鄉公論竟轉報而　上達
時未蒙乎　褒典名已播於鄉邦嗟余風樹餘生恐
墜箕裘家法奉偏親於堂上幾切故鄉之歸思有一
子於庭中庶望舊業之永托豈敎養之無術在作成

之有方玆構一畝書堂于彼十里江上命師命匠鳩集細大之材不儉不奢翬飛敞豁之制天慳地秘若留待於今時水麗山明曾躬遊於昔日奇峯拱揖乎前後如見所立之巍巍大川襟帶乎東西是取有本之混混爰居爰處講學琢磨之於斯攸芋攸寧聚族笑語之有所誠吾黨之幸也盍小子之勉旃孝者百行之源顧名思義心爲一身之主閑邪存誠先德後文沉潛乎四書六經之學通今博古獵涉乎諸子百家之書幼而學壯而行將鳴國家之盛盡其才養其性可作聖人之徒山如虧簣未爲山宜服膺而勿失

井不及泉猶棄井須努力而無荒夙志粗酬善頌何慊聊陳六偉助擧雙虹兒郎偉抛樑東絶壁層層千尺崇堂曰百源良有以後孫無墜舊家風兒郎偉抛樑西一點高峯天與齊看得古人名號意攀龍佗日上雲梯兒郎偉抛樑南德川流水碧於藍問渠那得清如許一鑑源頭天作潭兒郎偉抛樑北望中山色傷心碧松楸鬱鬱起悲風血淚漣漣情罔極兒郎偉抛樑上照臨日月循環朗天行以健無停機君子法之自勉強兒郎偉抛樑下靑襟濟濟來相迓從此後生勤着力春絃夏誦依儒雅伏願上樑之後神呵不

祥天錫純嘏入則孝出則弟庶不負孔聖之訓辭高我門大我閭竊自期于氏之福祿

香溪精舍重修上樑文

仍舊基重修豈曰堂構之不肯立新柱改作聿觀室屋之將成幾多經營今始輪奐恭惟金姓系出新羅班班國乘足徵赫赫家譜可攷粤至奉教先祖始流落於嶺南聿來磻谷府君逎新居於縣北惟此蘆坡一洞實是李賢故墟背山臨流但未廣仲長統之宅朝飧暮粥寔能遺龐德公之安逮先君而增修當不肖而嗣守然年多歲久不無滲漏之歎而壁壞棟撓

柰有傾側之患爰謀新作遂決舉鼠集鳩大木細木
之材命師命匠暈飛三間五間之屋不儉不奢攸芋
攸寧冠昏奉先之有所爰居爰處笑語聚族之於斯
溪山倍輝景物生色聊陳六偉助舉雙虹兒郎偉抛
樑東一派香溪萬里通瞻彼巍然龍院在令人長挹
昔賢風抛樑西萬壑縈回赴玉溪地僻雲深山谷邃
林公曾向此中捿抛樑南指點三山碧似藍鬱鬱松
楸古城下悠悠追感更難堪抛樑北吾道高峯接論
德十里長堤萬本松歲寒不改蒼蒼色抛樑上燦燦
奎星文采旺垂天鵬翮正圖南九萬扶揺雲路向抛

樑下白髮蒼顔一老者滿眼兒孫衮衮生詞壇藝苑馳聲價伏願上樑之後神呵不祥天錫純嘏出恭入孝庶不負孔聖之訓辭高門大閭竊自期于氏之福祿

祭文

祭宋戚叔 挺崇 文

恩津玄胄雙淸耳孫心貌俱古姿質眞醇居家孝友人無間言接物殷勤不設畦畛閒中頤養氣力康寧庶幾無疾宜享遐齡終不憖遺遽啓手足八旬如夢黃粱未熟惟我先君與公表從源源情濃怡怡義重

不肖因緣偏蒙恩愛追陪軒屛三十年幾待之如賓視之猶子感德之誠曷有其已一盃來哭薦此菲薄伏惟尊靈庶垂歆格

祭宋士亨文

嗚呼靈櫬過我門而不入耶地下人間人事有異耶茫乎昧乎都不省記耶孝友溫醇之性不可得而復見耶嫺睦勤厚之風不可得而復接耶閨中崩城之痛其可以忍聞耶堂上倚閭之懷其可以忍言耶嗚呼靈於我以戚則叔姪以情則朋友自丱角以至白頭遊戲追隨肝膽相照況我夙抱疾病早廢出入人

皆賤棄而終〻始相愛不相疑貳者惟吾君一人而已豈知強者亾而病者存壯者先而老者後耶驚呼悲痛不覺涕泗之滂沱也所可慰者胤君風彩拔凡文筆夙成幼孫妍好靜秀蘭茁其芽稱其家兒由是觀之宋氏之福蓋未艾也嗚呼吾年未五十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間何如也噫君少我八年而今也則亾況長於君者亦豈能長存於世乎遲速雖殊畢竟同歸未知泉下之相見果如世間之相從耶

祝文

辛東巖 夢參 焚黃時告由文

於惟懿德展也潛充尊心遺經斷念名場辛歲林泉才莫展施出天誠孝動人衷彝鄉黨歎慕士林欽均齊顙棠爰竟徹　楓宸降以敎書賁此追榮祗奉明恩感慕交并玆簡吉辰敬奠潔牲休命丕顯盛儀其成想像英靈陟降如在敬祿以焚摧咽彌倍

家狀

先考蘆村府君家狀

府君姓金氏諱八和字成彥其先義城人號蘆村曾祖通政大夫諱守一祖　贈宣務郎宗簿寺主簿德灘先生諱斗南考處士諱克敏號磻谷妣利川徐氏

成均進士諱迪之女高麗侍中弼之後以癸酉二月二十七日己丑生先君于陜川郡嘉衣里大林村自齠齔之時事父母必承順無違能共子職年十歲出遊見有人賣史略者率其人還家買其冊卽日入學氣質聰明才調卓越一年之間讀畢七箇卷自是篤志力學博讀經傳孜孜矻矻如飢渴年十四就正于梅軒郭進士壽岡之門梅軒公每稱其好學而許以遠大之器由是士林之間名聲大振戊子秋丁內艱叩地叫天哭擗無數皇皇如有求而不得望望如有從而不及自初至終誠意如一衰麻之衣不釋於身

痛泣之聲不絶於口奉奠克盡禮鄕里皆曰誠孝之
傳有自來矣公養磻谷公以忠朝夕甘旨之共不使
人而必躬親靡不用極而不徒飮食忠養之而已庚
戌磻谷公年已八袠病患轉劇公就醫問藥二日内
往返四百里之程竭力湯劑日夜侍側憂形於色若
不能自支及至大故哀毁踰制與舍兄諱八諧啜粥
枕塊三月不懈卜定先壠葬祭以禮旣葬後越七日
舍兄以六十衰病之人執喪過哀因臥不起公驚惶
罔措以致氣塞久而得甦於斯時也舍兄旣以毁而
滅性從兄諱八休八擧丁内憂亦以毁而喪逝人皆

爲公危之強勸疏食公俯從禮制始進糲飯而哀戚之容祭奠之誠感動一時尤有光於前人公有兄弟三人伯兄無後仲兄早世有姊氏三人長姊早寡仲姊夫妻俱早逝收其孤撫育教導無異己出婚嫁皆以時眷顧之意終始不懈焉季姊居在一日程而友愛顧恤有加於父母在時源源往來老而彌篤乙卯秋中鄉解竟屈於南宮浩然謝歸斷棄舉業結數間茅屋於龍巖之右即李蘆坡舊居也淨掃一室左圖右書引誘學徒教誨不倦承其教而發其蒙者亦頗有之每値佳辰令節與冠童六七逍遙水石之間悠

意遊觀以送餘年其視世之汨沒營求者相去遠矣天性重厚操履安詳喜怒不形與物無競人世之是非得失未嘗或出於言語間親朋至則欣然迎接把酒開懷不爲表襮鄉隣之人無不心悅而誠服焉一念未嘗不在於世目見蒼生愁若流丐困頓輒爲之嚱噓歎息減其食與之出其粟以濟之眷眷愛衆而不果於忘世者蓋如此辛未爲李蘆坡屹廬立齋欽林林谷眞愆三先生建議立祠其慕賢尚德之誠豈淺淺乎哉丁丑避痘患於川內村與副率文公東道日相討論亹亹不已自少多疾病四十以後修養有

道及夫老境氣力康健日必冠帶炳燭不倦人皆以爲能享頤期之壽戊寅冬十一月二十三日奄得危證翌日甲子終于外寢享年六十六越明年己卯十月乙酉葬于龍頭山亥坐之原嗚呼公入孝出弟安貧樂志不求聞達不趨聲勢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聞人之惡若無聞焉人有毁己則恬然而不與較橫逆之來則受之而不報其祭先也盡其誠敬謹其齊戒雖當嚴冬必沐浴澡潔其居家也內外斬斬恩義交至上下大小俱得歡心聞人有喪也各視情分行素有差匍匐往救而吊禮無遺以至於處鄉黨交朋友

愛宗族恤隣里一以誠款爲主而破其崖岸其讀書則本之以經書性理之文參之以諸子百家之說至於庸學積年着功讀過千餘遍公之學如此其勤矣其著述則力去奇華本之以經義切於事情而不尚時好故在科場二十年屢進屢屈曾不介意小無愠色居窮守約貧迹晦彩不顧人之知而人亦莫之知也越在丁巳泰鳴往龍巖院讀春秋傳時以喉證或廢或讀公作書戒之略曰頃見汝書稱以身恙未能勤讀豈特惟疾之憂抑憂汝心之怠耳心怠則氣惰氣惰則神昏神昏則不病而病矣厥醫安在必也誠

心乎故曰學問之道無佗求其放心而已麟經聖人之書也龍巖賢人之院也居賢人之院讀聖人之書則所當潛心山天之義着力敬義之功孜孜矻矻自強不息而一餉吟咏不究謹嚴之旨終日閒談不知寸陰之惜今日虛度明日放過心安得不怠氣安得不惰又曰學之有要乃惟曰溫故而知新如欲溫故知新若之何而可也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以至昏惰須是存心誠意嚴立課程逐日早起兀然端坐正其聲音讀之宜徐緩不迫字字句句須要分明日讀其所未學之書時習其所嘗學之文深翫精

察循環無窮經書子書各誦五六百遍涉其流濬其源咀嚼其膏腴採剝其華實以爲己有厚積薄發則闇然而章油然而光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云云觀此戒辭足以知公造詣之深用工之篤也不肖無狀荒墜庭訓自旣冠後常患痼疾得過且過者殆十餘年所自在哀疚苟保頑命府君之靈其肯曰予有後也此不肖所以夙夜靡寧至死未瞑自不勝昊天罔極之痛也夫人靈山辛氏澤隱處士諱時望之女生一男二女男即泰鳴娶承仕郎河海寬之女生一男曰昌胤女長適裴度徽不幸早逝只有一女次適鄭榮

來生一男二女嗚呼公之德之行可以顯耀於世而殉身以沒沉泯無傳此泰鳴之所深懼者玆敢撰次世系事實如右以俟夫立言君子有所考擇焉爾庚辰三月二日乙未孤子泰鳴泣血謹狀

行狀

澤隱辛公 時望 行狀

公姓辛氏諱時望字子重自號澤隱系出靈山八世祖諱斯蕆仕高麗爲典工判書當洪武壬戌倭寇之亂與李女抗節不屈皆被害事在三綱行録鄉人慕之立祠以享之七世祖郡事諱　當麗季賦肶慕

其名欲托以同宗怵以禍福竟不從致仕歸家及麗
運告訖仍隱以終焉入我　朝有諱儆淸節度使錄
淸白吏卽郡事公之子也嘗按濟州搠觀德亭文僖
公辛碩祖爲之記曰慶鎭外藩蔚有聲績以將略聞
且好詩禮節度公之孫諱弼周弘治丙辰進士　中
廟丁卯文科與權沖齋撥同榜仍爲道義交官至禮
曹參議寔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希誠孝出天甫十五
歲中進士鄕選　嘉靖丙午登第官至光州牧使及
其歿南冥曺先生撰墓銘祖諱汝誠宣敎郞考諱膺
奉事妣苞山郭氏忘憂堂先生之女以　萬曆丙午

十二月二十四日生公於靈山縣新堤里纔四歲而孤母夫人書十訓戒之在齠齔已有成人儀稍長器宇儼重律己端莊望之儼然岳鎮川停卽之也溫藹藹春暄人士之一覩其光者無不欽敬焉兒時嘗隨外祖先生受學於蒼巖江舍先生奇愛之年十二先生歿負笈於鄉老朴公純世之門才學日進輩流莫及焉旣又就正於郭公再祺之門數歲讀盡經傳透徹文理郭公奇之禮遇不凡同門學者亦不與戲謔焉後郭朴兩老之喪皆行師服公性純孝奉慈闈定省盡禮溫凊得宜凡所以養志之方靡不用極娛

容愉色專以承順爲務疾聲怒言亦不及於家衆至
於朝夕庖廚備蓄免蕘之饌躬自調煎不委臧獲藥
餌之物預爲鳩聚隨時待用未嘗或匱其有不安節
則色憂不解斯須不離夜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雖
苦口必先嘗而後進迨其疾革晝夜號泣竭誠祈天
血指和藥冀其復甦及夫屬纊攀號哭擗勺水不入
口者四日斂襲之節棺槨之具一遵家禮無憾於心
既殯以牟末數匙和水飮之及葬磬貲殫誠手自鐫
石以表墓道結廬墓下獨居三年風雨而不廢省墓
盛暑而不釋衰麻朞後所啜惟麥糲松葉而已羸瘠

骨立幾不能支遠近士友聞之爭相唁慰輪鞅駢集時眉叟許先生寓在檜山以時來慰於廬所或留宿而去隣近村氓亦知感悅常常來省多助祭果歸而相語曰今日得見辛孝子嘖嘖不已其中四五人闕公獨居戛送侍護上墓之際扶持陪隨有若家僮然內除後每語及父母必哽塞不成聲居家每晨夙興盥櫛正衣冠入家廟焚香拜謁一日無闕老而彌勤至於疾革之日亦能強起而謁尤致謹於祭祀之節正至朔望具饌以參有新物則薦之出入有事必告季秋祭禰名節上墓考妣忌日則哀慽如初喪着黲

巾啜糜粥以終其日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夫日之謂也是日也不出外不入燕室又曰幼失所怙不識儀形覆載間一罪人也何忍與人懽樂如常人乎生平未常參讌集公伯氏諱東望蚤遘奇疾屢歲沉綿公憂慼焦煎奔走斷指出血以進竟不救哀痛無異親喪服未除不入于內嘗感念作賦以敍悲哀伯氏只有一女在孩公躬親撫養及長舘甥于家買宅以居之親愛猶己子姊妹之寡居者必極力顧護其子女之未成者亦皆率養成昏公以次嫡承宗祀每不安於心傍題及告祝書子不書孝雖晦迹山林一念未

嘗忘世貢賦必謹聞 國恤必爲之辦香望哭蔬素有日此不廢君臣之義也公少時作元日自警箴已知爲己之學而以母夫人之命勉爲功令之文丙子後遂斷棄之是時公年三十餘藏修靜養專意心學終日危坐堅苦刻厲沉潛乎經訓研窮乎性理攢貫爲山其進未止撑船上水常如不及手寫心經近思錄濂洛關閩諸書日有課程誦習靡遺篤好之誠至老不倦平生不喜著述惟標註家禮修族譜作序以識之編次忘憂文集及年譜與外從郭察訪兄弟屢書論辨中歲卜居於縣西之龍山與澗松趙公托芳

隣公於澗松年齒相後而澗松許以忘年昕夕追隨磨礱道義相與抄成奉先儀一卷又有唱酬短律若干首常與眉叟許先生交遊於檜原院月影臺相從有年契分綢繆及先生入閣以書遺之每寓眷戀之情而公以貴賤之嫌一不答簡沈府尹𢠽僑居本縣時與公居不遐情誼膠漆及沈宰慶山時公適往慶地終不求見沈聞公來即馳到敘舊曰來入吾境一不參尋何其忽忘之若是也公曰公門非布衣跡到之地沈曰公之高義業已知矣其後力言于方伯曰南州高士辛某其人也遂以學行薦聞于 朝或問

於眉叟曰先生與辛某舊知其賢何不薦進同　朝
而遺老於巖穴也曰此人高尚其志難可引致云公
嘗曰士之處身猶女子之處閨中若有求知之心是
市井之道也其恬靜自守不求人知蓋如此公妻兄
朴君瑠爲沈起成誘欲與偕往京師所謂起成卽起
源之弟而時爲密陽守者也公曰起成詮官頗有橫
政且起源當朝擅權勢熖爍天托身權門非士子之
行也朴君大悟遂稱疾不去居無何起源果以謀逆
誅公伯兄處士公嘗見一人於外歸語公曰某也容
貌才華能令人奔趨迎接可謂人傑耶公曰願兄勿

復見此人也聞其行色決非吉人也其後其人亦以不軌死公之炳於知人類如此隣有常漢吕天生者善事父母居喪盡誠公每見天生必致款焉設榻待之　上之二年丙辰二月十四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一娶密陽朴氏　贈參議菊潭諱壽春之女溫惠淑愼稱其家婦也先公三年而歿生四男二女內外孫男女若干人公樂道丘園遯世无悶而鄉黨稱其孝士林稱其行公歿后二十九年甲申二月鄉生員辛希參等恐其幽光湮沒而無傳呈書齋籲于本官及巡相力請旌淑巡相轉報于　朝丙戌四月繡

衣使又啓聞于 上丁亥正月特 贈工曹佐郎泰
鳴年十餘從公受通史纔周年而還更擬摳衣侍
杖儼天不憖遺樑摧奄及豈獨小子之不幸實斯文
之不幸也言念及此不覺雙淚滂沱也第其於行事
之蹟目慣而耳熟矣玆以撰次世系事實如右庶幾
望立言君子有所採擇也辛卯二月庚午外孫聞韶
金泰鳴謹狀

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附錄

行錄

公姓金諱泰鳴字達夫號香溪系出義城著姓也十世祖諱光富號南坡仕麗爲奉翊大夫純誠輔理功臣兵曹判書義城君當麗季以慶尚巡問使合浦元帥與倭戰于三嘉有麟西亭殉節事載輿誌及麗史牧隱先生論前輩風流一則曰南坡先生二則曰南坡先生陶隱先生作嗚呼歌九世祖諱路號石圃文科吏曹參議 太祖大王潛邸故

入革命後屢徵不起　贈戶曹判書常享文有曰
萬古首陽一絲桐江妣淸風金氏父諱仲源大卿
八世祖諱叔儉直提學七世祖諱安中府使六世
祖諱巓直提學五世祖諱允佑大護軍高祖諱守
一僉正曾祖諱斗南號德灘天性至孝以孝　贈
宗簿寺主簿　旌其閭祖諱克敏號磻谷考諱八
和號蘆村俱以孝復戶妣靈山辛氏父諱時望號
澤隱以孝　贈工曹佐郎　崇陵辛丑生公于魯
坡里自孩提才藝超等三歲能學字七歲寫大字
十歲能屬文十七歲讀春秋於龍巖書院蘆村公

以書戒之曰春秋大義昭如日星嚴於斧鉞須要着心體究又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公體親志究聖緒便以學聖人爲己任作詩曰立志須同古聖賢嘗書敬義二字於座右以自常目力行焉天性至孝生事之盡誠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遠近士林無不悅服將呈告于鄉道官公遂力止之嘗治功令之業聲價大振世皆擬之以紆青拖紫而屢對試闈見奔競之風知世道之不復遂作出處說自是絕不應擧社門求志有甘長終之意構一室於香江之上名之曰百源堂紹述先法奬進

後學不知老之將至當時碩德如鄭清河岐胤辛洗馬夢參宋松風齋之栻諸賢皆欽其德義往來徵逐殆無虛月其學問之精追從之樂從可知也

明陵辛丑　月　日考終于百源堂享年六十一娶晉陽河氏父諱海寬從仕郎祖諱潛司諫號台溪生一男昌胤繼有文學孝行孫曰萬錠萬光萬鐸萬鎰萬鏐萬集嗚呼以公之實行未蒙　貤爵褒旌之恩不肖懼夫愈久而湮沒也玆以撰次世系事實如右六代孫廷麟謹識

遺事

公姓金諱泰鳴字達夫香溪其號也上世祖諱錫
食采義城子孫仍貫焉有諱龍庇高麗太子詹事
是生諱英門下贊成兼集賢殿直提學生諱之銳
郡守 贈兵判生諱光富號南坡官至純誠輔理
功臣兵曹判書生諱路號石圃文科吏議 贈戶
判以我 太祖潛邸故人屢徵不起生諱叔儉號
槐亭文科直提學生諱安中府使生二男長諱巔
修文殿直提學無胤以弟弘文館大提學諱巚之
第二子諱允佑爲嗣大護軍生諱守一僉正生諱
斗南號德灘以孝 褒旌立祠於公爲曾祖也祖

諱克敏號磻谷考諱八和號蘆村兩世亦以孝復戶妣靈山辛氏諱時望女 崇陵辛丑生公生而穎異三歲能識字七歲能大字十歲能屬文大人公每稱曰大吾門戶者必此兒也嘗讀春秋于龍巖院大人公與書戒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居賢人之院讀聖人之經當着力於敬義之訓求心於謹嚴之義公聞命即書敬義二字於座右又隨錄孔孟程朱論敬之要有感詩曰立志須同古聖賢又曰舜何人也我何人天賦當年性則均事親先意承順溫凊之節各隨其宜甘

旨之養必極滋味平居雞鳴而盥漱從大人公拜
謁于家廟退坐書室潛心默識焉齊家以正御下
以寬戊寅丁外憂送終之禮一從文公家禮哭泣
之節罔悔之容遠近見聞無不感動欲聞于官公
知之止其事嘗治擧子之業屢入試闈如王霸辨
刑獄對皆經國之手而命與時違終有山林之志
作出處說以見其志浩然而歸構百源堂于香江
之上教訓子弟終老畎畝然其愛君憂國之誠發
於性情有曰擬作商舟利濟川又曰天地洪爐裏
儆淶北伐辟盖出於風泉之感而得二三策於春

秋者也 明陵辛丑考終于百源堂享年六十一
葬于宅後負辛之原從遺命也配晉陽河氏嗚呼
不肖略知先祖之有美不敢不傳妄加採錄若其
後系詳載於族兄三山公所撰行錄云爾後孫夏
鏞謹撰

行狀

公金氏諱泰鳴字達夫香溪號也上世諱錫食采
義城仍貫焉至諱龍庇高麗太子詹事討紅巾賊
有功襲封焉祠祀之是生諱英門下贊成兼集賢
殿直提學提學生之銳郡守 贈兵判兵判生光

富號南坡純誠輔理功臣官兵曹判書以合浦元
帥兼慶尚道都巡問使殉節于三嘉有麟西亭李
陶隱作嗚呼歌以酹之李牧隱許當世人物曰一
則南坡先生二則南坡先生南坡生路文科吏議
贈戶判以我 太祖潛邸故人見麗杜屋遂遯
于交河滚嶽山石串村自號曰石圃後立祠於青
松道洞戶判生叔儉直提學提學生安中府使府
使生巔直提學無育以弟大提學公巘第二子允
佑爲后大護軍護軍陪大提學公自京始移三嘉
生守一僉知僉知生斗南號德灘以孝 仁廟

贈宗簿寺主簿 孝廟旌其閭於公爲曾祖也祖
諱克敏號磻谷考諱八和號蘆村兩世亦以孝聞
朝家有復戶之命妣靈山辛氏時望之女貞淑
有婦德 崇陵辛丑生公于魯里天資頴悟三歲
能學字七歲寫大字十歲能屬文十七讀春秋於
龍巖書院蘆村公以書戒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又曰居賢人之院讀聖人之經當着
力於敬義之訓求心於謹嚴之義公聞命卽作詩
曰立志須同古聖賢書敬義二字於座右日勉勉
以從事焉事親也承順無違至於甘旨之養必極

滋味平居雞鳴而盥漱從大人公謁于家廟退坐書室如在親傍不敢小忽戊寅丁外憂送終之節一從文公家禮哀慟之聲瞿梅之容有足感動人者遠近見聞咸曰孝也欲聞于上公知之止其事至今尚有士林通告之文嘗以親命學公車之文屢對試問筆翰如流辭旨懇到如王霸辨刑獄對斷斷是聞道之言斤斤是經國之手命與時違終有山林而已之志作出處說以見志其略曰士之大節莫重於出處出處惟義之歸蓋君子一身膺付畀之大負名望之重可以出則出可以處則處

其出其處國之安危時之治亂繫焉是以爲士者愼進退之時審去就之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苟或當處而出當出而處則其出也非吾所謂出也其處也非吾所謂處也吾所謂出處者隨其義合其時之謂也出與處雖在已而使之出使之處者在乎人上有好賢之誠則士於是乎出上無招賢之禮則士於是乎處世之爲人君上者欲致一時之賢才曷不誠禮焉求之哉天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則謂今世無其人者左矣愚見近來用人之際或擢或超或黜或斥而其擢超者同乎已者

也其黜斥者異乎己者也爻象不佳氣色已定草
野之士隱憂宗室蓋用人之道惟在君人者而君
必待臣而成則奉行誠禮之道非大臣之責乎自
是不復應擧逍遙林泉終歲自樂乃於所居近江
地築一書堂名之曰百源爲承先貽後之謨而憂
國之志往往發於嘯咏又痛神州之陸沉有何當
手挽天河水洗盡明家社稷羞等作此可見素所
蘊畜而亦可謂不負所學春秋之大義也所與遊
者皆當時名士而鄭淸河岐胤辛東巖夢參宋松
風齋之栻諸賢最其尤者也辛丑　月　日以老

病考終于百源堂享年六十一訃至遠近士友皆
嗟氣來相禮焉葬于所居村後負辛之原配晉陽
河氏司諫溍之孫女一軒海寬之女也生一男昌
胤昌胤生萬錠萬光萬鐸萬鏐萬集曾玄不盡錄
嗚呼公以英銳之才生孝悌之家承襲簪裾利藏
器用將有遠大之期而不好時尚有司不 上聞
竟垂灞淚固守東岡公之不幸卽世之不幸公旣
不得施爲於時惟有遺文可傳於後而失於煨燼
存者不能十一安能知全鼎之味哉孟子曰誦其
詩讀其書論其世也其在帖括奔競之時苟非超

人之識其何能脫洪流返眞源哉猗歟休哉公之後孫永龜永善收拾斷爛見屬以丁乙之役且將其門叔三山公廷麟及夏鏞所撰實記二通責以狀行以予爲德灘先生彌甥有三世考故也其何敢辭謹敍次如右德殷宋鎬坤謹撰

墓誌銘

嘉之北境有水曰香溪源遠而流淸其南涯則南冥曹先生之龍巖院也臨北涯而庄曰魯坡有處士金公諱泰鳴字達夫以至行之世而居于是仍號曰香溪歿而葬于宅後之辛原其後孫昔鏞君

以公之行謁幽誌于鍾錫於乎是可已耶公之系
高麗太子詹事義城君諱龍庇之後也三世而有
諱光富以合浦元帥殉節于島夷之亂牧隱李文
靖公稱當世人物必曰南坡先生其子曰路官參
議我　太祖潛邸之舊也遯荒以自靖其曾孫直
提學巔無子以弟大提學獻之子大護軍允佑嗣
之始居于嘉是有孫曰斗南號德灘以至孝聞
贈主簿　旌其閭生克敏號磻谷生八和號蘆村
僉以孝給復蘆村娶靈山隱士辛公時望之女是
公之考妣也公三歲能識字七歲能大字十歲能

屬文爲章嘗讀春秋于龍巖蘆村公以書戒曰居
賢人之院讀聖人之經當着力於敬義之工求心
於謹嚴之義公惕然省寤卽書敬義字于座右日
從事於戒懼謹獨之功奮發自彊日新不已有詩
曰舜何人也我何人天賦當年性則均平居雞鳴
而起盥櫛潄衣省堂謁廟退而對書潛思默究必
驗于體其事親先意承志未嘗有過差養之極滋
味居喪哀甚呼號若不生送終盡禮物遠邇咸一
辭曰孝子之世也公常抱有爲之志愛君憂國不
以草茅而後於肉食屢擧大對不第如王霸刑獄

等策皆斷斷乎經世之謨也時際　明社既屋恒憤愾於神州之陸沉其尋常吟嘯往往有楓篁勵筑之想焉晩而築百源堂以老年六十一而終乃　明陵辛丑也配河氏台溪先生溍之子一軒海寬之女也舉一男昌胤孫男五萬錠萬光萬鐸萬鏐萬集以後可略也銘曰

忠孝以爲性者血傳于玹灘之家也敬義以爲學者私淑于南冥之鄉也愾然匪風之什又心得於聖經之春王也於乎香溪之水千古而長苞山郭鍾錫識

墓碣銘 幷序

公姓金氏諱泰鳴字達夫號香溪義城人公以羅麗巨族迄于本 朝以清要爲世官忠孝爲世德蘊經綸之具而慨然有志於當世早業公車大翫於文詞操觚弄墨人莫與京蹇逢折桂期若摘髭公路茅塞竟不免劉蕡齊翺之屈乃歎曰紫陽翁云從古聖賢豪傑蘊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麽死了底何限夫窮達命也行藏時也何必役役之爲哉乃著出處說以見志絶意名路晩而縛得數椽於近江之地楣以之百源着脚穿地翫心經傳脩

然有出塵之想而傷時憂國之意往往發於嘯詠之間源源尋逐盡交當世賢士大夫如辛洗馬夢參鄭清河岐胤宋松風齋之栻皆其投漆之心交也公幼有異才纔離抱便解字未十歲已綴文遂傳誦於人口兼蘆村公教督有方公服膺勿失以敬義二字粘諸座隅有詩曰立志須同古聖賢朝夕觀省而自警焉內行純備事親也定省滫瀡自其疏節而必先意承順有敎無違黎明盥櫛參謁祠廟退而對越書冊如在親側居喪以禮使民有聞遠近縫掖至有聯章褒美焉平生著述動盈

巾笥而屢經回錄僅詩文若干篇行於世生以
崇陵之辛丑享六十一年而卒于　懿陵之辛丑
葬魯坡村後負辛原曾祖諱斗南號德灘以孝
贈宗簿寺主簿棹楔其閭祖諱克敏號磻谷考諱
八和以孝聞　命復其戶妣靈山辛氏時望之女
有女士風以上世家已次於德灘先生墓銘故不
復疊述配晉陽河氏司諫溍之孫一軒海寬之女
墓附公墓右一男昌胤昌胤五男萬鋌萬光萬鐸
萬鎔萬集餘不盡錄銘曰
胡門世學石家質行木癭犀通匪妍伊病憂戞芋

瑟唐皐眂命歲晏淮桂琴韻簫索磅礴斷石我最
其蹟頽波不轉永綏來百玉山張升澤謹撰

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跋

我先祖杏溪先生遺集在巾箱殆今二百有餘年始付剞劂氏將傳於家行於世斯文之闡幽其亦有時耶於乎因竊伏念士生於世有二道出與處也聖人所謂齊潦行藏是也若出而仕則以道事君使天下之人咸被其澤若世不我與則不如從吾所好固守東岡惟我府君以英銳之姿繼述乎父祖箕裘之業私淑乎南冥敬義之學其實德至行可以範世而其柰　明社既屋慨然有風泉之感挽天河之句遑遑發於嘯咏而又作出處說甘終於巖穴是可恨也於

乎府君有著述盡失於鬱攸存者不能十一此屢世齎恨者將擬廣搜博訪縷之潔梨矣及今世變到底恐不可緩故略從所及而命從子永善寫出一号付諸活手詩若文略干合附錄凡二卷烏敢曰傳美也哉於乎惜哉

歲辛亥暮春六代孫命鎬盥手謹跋